

## 一讚就喊

兒童心理治療師 陳惠卿



媽媽帶孩子來到，要處理的只有一件事，就是經常「喊」。孩子尋求協助時四歲，哭的原因很簡單，就是每當有人稱讚他，他就必然會哭。例如身邊大人簡單一句：「你好叻喎！」已經足夠令孩子大哭一場。爸爸媽媽於孩子兩歲時發現問題，初時感到莫名其妙，但漸漸被孩子反應所影響，家長把所有讚賞說話收起。不可讚「叻」；不可讚「乖」；第一次見面時我隨口一句：「嘩……孩子你好乖喎！」令身旁的媽媽緊張萬分，才向我詳細講述孩子的情況。

事實上除父母以外，孩子連所有其他人的讚賞也不接受，而且極度內向，不能處於陌生環境。幼兒園低班時要全班集體上台表演唱歌，音樂才剛響起，孩子就開始用雙手捂着耳朵、合上眼、低下頭。直至表演完結，其他同學已全部走下了台，他亦依然呆站台上，因為聽不見、看不到。此時媽媽把全程用攝影機拍下，內心擔心不已。

在孩子接受治療初期，基本上從他挑選的玩具已反映到，孩子與他人建立關係出現困難。初時對遊戲室缺乏安全感，會感到驚慌，覺得身邊的人會對他構成威脅。孩子只願意呆坐一旁，不願意探索環境。良久之後才

願意拾起「小黃人Minion」玩偶。兒童電影中的角色小黃人Minion是個經常受害的角色，會被打、被欺負。孩子之後又拾起車子，模仿車子正在吃力爬山，表示出一種有心無力的感覺。

孩子在遊戲中漸漸表現出自己內心的世界。例如經常感到被評價或比較、事情再努力都做不好。但慢慢熟悉遊戲室的環境、與治療師建立關係後，孩子拾起新玩偶進行角色扮演超人。模擬小黃人Minion正在被壞人欺負，超人及時出現並把小黃人救走。孩子在遊戲室中毫無戒心地用這種可愛的行為改善自己的心理狀態。展示自己走出弱者角色，由救人、維護世界和平，再在過百人面前領獎的經過，他在遊戲中提升自信。

通過遊戲治療，謎團亦慢慢被揭開。一讚就喊，原來是因為孩子一直從認知上，錯誤理解讚美的意思，以為別人的讚美是對自己表現的指責，甚至將讚賞理解作一種提升表現的要求。孩子不懂表達，因此在巨大壓力之下只好用「哭」表達自己。錯誤理解的訊息被糾正後，孩子除了能夠接受讚賞，更從一直害怕陌生，變得夠膽在餐廳的舞台上表演跳舞。最感欣慰的，必定是孩子的父母。遊戲治療不是要指出家長育兒上的過錯，而是要令家長知道，孩子最需要的是什麼。因為孩子不需要依賴治療，而是需要回到他的健康家庭中，繼續成長。

## 鄉音

陳敏



清明時節到了，免不了回鄉祭祖，在外多年每次回到老家都不免有一種質知章在《回鄉偶書》中的感慨：「少小離家老大回，鄉音無改鬢毛衰。兒童相見不相識，笑問客從何處來。」家鄉的風貌易變，離人的容貌易老，但故土的情懷卻在一口難改的鄉音中恆久不變。

如今的人大多都羨慕那些會講一種甚至好幾種外語的人，但我卻獨獨羨慕那些能說一口地道的他鄉人都聽不懂的方言的人。因為父母各自說着不同的家鄉話，為了不讓我在語音上有混淆，所以從小到大，我只會說一口標準的普通話。

還記得那年大一，學校裏有同鄉會，老鄉特別積極，主動找我把我吸納進了組織。既然是老鄉嘛，大家在一起肯定是要講家鄉話的，只有我，講普通話，無比純正的普通話，感覺上去就像是個假老鄉了。後來我到上海讀研，覺得上海話特別好聽啊，雖然也不大聽得懂，但是比南通話或者粵語還是好懂的，聽久了即便不能對話，但是人家要單獨跟你講個詞或者短句的話還是能明白意思的。再後來留在了上海工作，學好上海話似乎就成為我融入這座城市必不可少的一項技能了。

或許很多人會覺得，學方言而已，總比外語好學吧？要我說，還真不一定，首先，學外語有教材，又有相

關的課程，你想練可以去找個英語角或者找個同學大家互相講，你想找個外國朋友練練口語也不是難事，可是方言又要找誰來教你呢？就算是身邊有朋友會說，能偶爾教上幾句，沒有系統性的教材和課程，誰又能說就比外語學得快呢？

當然，也不是沒有解決方法的。如今，我的丈夫是上海人，而且婚後我們跟婆婆住在一起，婆婆只會講上海話，根本不會講普通話的，我若是學不會上海話根本沒有辦法交流。於是，丈夫和婆婆成了我學好上海話的動力和環境因素所在。幾年過去，我這個外鄉人，倒也能說上一口有七、八分像的上海方言了。

但即便如此，我依舊對我自己沒能學會一口正宗的山東方言深感遺憾。正如父親偶爾開玩笑時所說那般：沒有鄉音的加持，返鄉掃墓的時候兒童都不會笑問你從何處來了？一看到就要當你是外鄉人遠遠躲開咯。雖是玩笑話，但何嘗又不是在提醒我，那走出了的故鄉，與我已然生分了。

鄉音即是方言，說到底是一種有着極高地域認同感的標志，它的存在和應用雖有一定的弊端，但誰又能否認它在地域文化上的積極作用呢？誰又能否認它是鄉情一種情感寄託呢？鄉音，鄉音，既是故鄉的聲音，也是每一個使用者對故鄉的心靈烙印，是它讓人與故鄉更親更近，也是它讓故鄉的文化走得更遠。沒能學會故土的鄉音是我的遺憾，但願這種遺憾不要在下一代人身上蔓延。



台東不是沒有困難和痛苦的地方，例如邊緣地帶的「南迴線」和「縱谷線」一帶醫療設施不足，如果當地居民去台東市看醫生，又要花高昂的交通費。可是，仍有很多城市人願意移居台東。台東原住民的生活都很簡單，最常做的事就是拜訪朋友和探訪自然。人與人，人與大自然之間的連結，都建基於真摯的情感，而非物質。他們彼此互助，發揮極高正能量。台東阿東從破產到從重建新生的成功經歷，正是有賴這種正能量。

二十歲出頭的阿東，第一年離家到台北工

## 阿東喜歡的事

陳劍梅

作遇上地產業興旺，一下子便賺到四百萬元，於是阿東很快便離開大城市，帶著資金回台東發展。當年他經營的小生意都全虧本了，此刻他想起雖然失去一切，尚餘自己睡覺的一個房子和身上五百塊錢，也是資本。於是阿東開始辦民宿，在網上出租自己的睡房，結果一下子成為網紅。

他應用了嚴長壽先生的成功之道，做他自己喜歡的事。嚴先生說：「如果沒有人給我錢讓我做我喜歡的事；我便不收錢做我自己喜歡的事。」他在附近撿拾鄰居棄棄的木材構築物、家電等，然後在家旁一荒地建屋，進一步發展其民宿事業。

他的事業得到很多台東的朋友支持，大家

互助，結果民宿大受歡迎。因為好奇，所以我住都蘭時專程去卑南那邊走了一趟，拜訪阿東，發現他的民宿已經在很短的期間發展成為「村莊」，恍如精品酒店，建房子的一切都是用撿來的東西，成本低，收費廉宜。感覺阿東的成功與一位香港成功人士的經驗同出一轍。

老人問我：「成功只有兩個關鍵，那是什麼呢？」我猜不對。他說：「一是幸運(luck)；二是及時(timing)。」我說：「您在開玩笑嗎？成功的人不需苦幹嗎？」他說：「非也！只有不斷努力地隨時預備好自己的人才能在時機出現之時可以及時把握機會。」我感覺阿東做對了，做得好！

# 王無邪——筆墨·顯情

鄧海超



香港的文化藝術淵源並不算悠長久遠。二十世紀初期至一九四九年前後，內地政局動盪和政權易手，不少內地人民移居香港，其中包括多位書畫家，他們奠下中國書畫在香港發展的基礎。五十年代晚期至七十年代，藝術家開始有機會求學海外、引進新風。八十年代以降，新的一輩藝術家相繼湧現，拓境開新，以開放態度兼容並包、締造個人面目，在香港水墨畫發展上各顯風采。

香港著名水墨畫家王無邪今年已屆八十二歲，其藝術歷程和風格衍變，是香港水墨傳承蛻變的見證。他原名王松基，一九三六年生於廣東，一九三八年移居香港，接受教育。早於一九五六年已自學素描、水彩，也習國畫。一九五八年他和友朋創立現代文學美術協會，獲得多位藝術同儕支持，加盟為會員，成為當代文學美術引進香港的先鋒。他亦曾隨香港「新水墨運動」大師呂壽琨習畫，目的是要跨入中國山水畫的堂奧。他初期習畫曾臨摹宋元諸家以至八大山人的風格，掌握了山水畫的筆墨技巧、章法意念。同時他也不忘實景寫生和較抽象化創作，如以抽象化水墨塊面符記描繪城市和海港風光等。

王氏其後曾赴美國進修設計及藝術。一九七〇年獲美國洛克斐勒獎學金，於美國研習石版畫及遊覽。一九八四年度移民美國，一九九六年才返回香港定居。在美國研修和寓居期間，他廣泛接觸當代藝術潮流和表現形式，影響他日後從事設計和藝術的生涯。王無邪在香港曾任前大會堂香港美術博物館（現在的香港藝術館）助理館長、前香港理工學院（現為香港理工大學）首席講師，主持設計課程；也常在各大院校主持藝術教育和水墨畫課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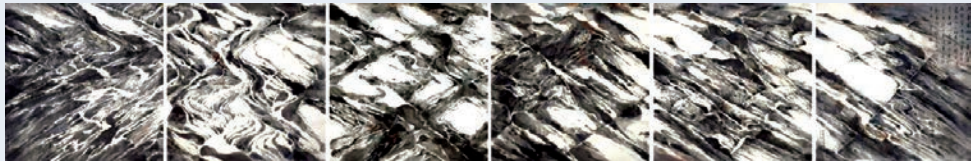
香港東西共融，卻又中不中西；時空交錯、新舊興替，予人迷離撲朔而不知所從的惶惑感覺。在藝術路途上，王無邪有所困惑、徘徊，也有憧憬、奮進，既邁步向前，也重溯本源。「東西問道，我的起點不全在東方，也不全在西方，我追尋的不全在東方，也不全在西方。迂迴而行，反覆思變，構成我半世紀的藝術歷程。」「道在東方？道在西方？道在東西之間？東西之間是什麼？我是何人？擬究何理？欲達何處？將作何事？」「是水是墨？非水非墨？」這些是王氏不斷反覆思量的問題。

六十年代初王無邪在美國深造期間，接觸到西方現代主義及多個學派如普普藝術等，在形象語彙上予以王氏一定影響，融合幾何圖形、文字元素和複合空間創作，也奠



▲王無邪《秋韻之一》，1998，水墨設色紙本，93.5×93厘米 作者供圖

►王無邪（1936年生），攝於「似重若輕：M+水墨藏品」展覽，2017年 作者供圖



▲王無邪《上善若水》，2015，水墨設色紙本，一組六幀，各100×100厘米，香港藝倡畫廊藏品 作者供圖

下以設計、幾何融合水墨，如《歸思》（1965）所呈示的方、圓形體、文字「去」、「往」和左右複合空間。此圖命題及文字圖像也揭示他徘徊於來去之路，終決定回港，邁向新的階段。

一九八四年王無邪決定離開在香港的教學生涯，移民美國，開展另一段生活。此段期間，他遊觀美國雄山大川、也有機會回中國展覽，順道暢遊長江三峽磅礴勝境。其筆下雲水變幻、光影掩映，江河大地常成為他的繪畫題材，滲透着游子情懷、思鄉濃情和胸中丘壑，如在《幽懷之一》（1994）中，他以細碎筆觸和淡墨勾描山石肌理和在畫面大量留白，有若飛瀑層雲，河川蜿蜒流過。全圖意境清冷空明，如同雪景澄澗，表露了王氏寧靜清幽的情懷。

然而王無邪的根源是屬於東方、屬於中國、也屬於水墨。香港是他的城夢，他始終回歸這個都市，為水墨世界圓夢。一九九六年他回港，曾居香港半山。城市中高樓林立，盡是直線與方格、車水馬龍的軌跡、閃爍迷離的燈光幻影，形成奇特的城市景觀，啓發了他以多元化技巧和意象來創作一系列以「城夢」為題的新作。王無邪從樓窗窗框外望這個現代都市，他以窗框為格、黑墨為夜；色墨點染、線畫纏繞；意象空間重疊離合，象徵城中有夢，夢中孰真孰幻，醒時又夢

在何方？

章法為理、筆墨寄情；王無邪問道東西，溯根探源，求異尋變，最終仍是回到東方、中國的根源。山川各自在、雲水無定形，無論他的畫作是有形具象、幾何建構；或者是隱約無體、大塊無形，都以「情」為依歸，如其自述：「天代表大自然；地代表居地，也即當代城市環境；情代表情懷，個人處身天地之間的感受。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天地人合一，天地在眼中，更在心中，胸中丘壑，生於筆下。從天觀地，有無邊際的視野、氣象萬千；畫面上一點一線，大小長短疏密輕重的節奏，都是自然的永恆韻律。」這亦闡明為何王無邪常使用從天空俯瞰大地的景觀布局，而山川河流常成為其筆下的繪畫主題。他劃線為山石巒嶂、留白為江河雲水、積點為林木華滋、建構成塊面虛實；筆觸之緩急疏密、疊接聚散；運墨之濃淡乾濕；設色之明暗清晦；構圖之繁簡交錯均已達圓融貫通的境界。《上善若水》（2015）是他近年力作。畫中正側順逆、遠近聚散、用墨深淺的石塊形體和江河流淌，隨隨意取勢而意在筆先，超然象外。水無常形，至柔至善，廣納萬物；但也至剛至強，水滴石穿，無堅不摧。由此畫之命題可見畫家寄意所在，追尋自然之中至善至高的境界，也反映他畢生追求的藝術理想。

## 若你還在

怡人



我想，對於有些人來說，四月一日，從十五年前開始就永遠不只是愚人節那麼簡單了。

轉眼間，又到了一年的春天，但哥哥張國榮停留在永久已逝的時光裏，溫柔地唱着：「春天該很好，你若尚在這。」可這些話，如今有無數人想對他說，若你尚在這，這春天有多好。

的確，儘管世界沒了他，地球還是依舊在轉動着，但對於這些牽掛着的人來說，世界上始終是沒有一個他了。對於很多樂迷來說，這些心思只能小心翼翼地撿拾起來，在年復一年的鋪天蓋地的緬懷下，懷念他來了一件「矯情」的事，對於不了解他的人來說，「斯人已逝十五年，再深重的懷念都會被時間吹散，但對於了解他的人來說，他短暫人生留下來的東西，就像一個巨大的寶藏，能不斷的被人來發掘。

我堅信的是，再過很多年，他依舊會被很多人懷念。不是因為巨星如他有多麼需要我們的懷念，而是因為這個時代的我們，有太多不能忘記他的理由。

如今這個時代，大約算得上是娛樂圈最為繁榮的時代吧，人們對「明星」的追捧已經到了幾近瘋狂的程度。然而這也是個再也沒有巨星的時代，放眼望去，整個娛樂圈似乎沒有人能稱得上「巨星」這兩個字。

娛樂圈裏從來不缺好看的皮囊，但卻少見有趣的靈魂，像張國榮這樣的「巨星」靈魂如今更是再未可見了。

作為一個明星，即便是放在如今這個年代裏，和新生代的小鮮肉們拼硬件，張國榮也是不缺什麼的，氣質、樣貌、嗓音，都像是上天特別給的眷顧，即便身高腿長並不出眾，但公子如玉，站在那裏就已經臨風。可作為一個藝人，張國榮之所以能永遠讓人記住，除了天賦，更有敬業與努力。

在《霸王別姬》裏，哥哥為出演好虞姬這個角色，在北京學習了好久，最後在拍攝的時候，劇組準備的兩個京戲替身，

一個都沒有用上。在《白髮魔女傳》裏，有一場戲是導演都覺得很難的：一個鏡頭裏需要連貫地串起來三十個動作。最後這場鏡頭裏的張國榮舞着劍，所有動作行云流水一氣呵成，彷彿他就是那個武功蓋世的俠客。所有鏡頭都靠自己扎扎实實練出來，張國榮把「不需要用替身」當做對他的一個至高的肯定，光這一點，已非如今的大多數演員可比。

演戲之外，張國榮的歌唱魅力我想就更不用我多說了，聚光燈下的他，當之無愧是個閃耀無比的巨星。但他討喜，他愛觀眾念念不忘十五年，還因為台下的他也是個十分真實的人，因為真實，所以有趣。

他愛打麻將，酷愛打麻將的他還舉辦了「國榮杯」麻將比賽，參賽的都是他身邊的好友，最後張國榮還給每個人頒發了獎杯和獎金。他愛漂亮，從不掩飾自己對華服美鞋的喜愛。他至情至性，大膽承認



▲一代巨星張國榮受人懷念至今 作者供圖

自己不被世人所接受的性取向……

他就是這樣一個有着各種小毛病，也不太順着世人的意走的性情中人，但這所有的一切他都擋不住他身上散發出的巨星光芒。現在的藝人，往往被一層一層的包裝所包裹，總是希望自己白璧無瑕，得萬人喜歡，殊不知，偏偏就是這層包裝，少了一些人情世故的真韻味。「能同途偶遇在這星球上，燃亮飄渺

人生，我多麼幸運。」想到我生活在張國榮存在過的這個年代，能聽到他的歌，看到他的電影，我覺得自己很幸運。也許在不知道多久以後的將來，世界上還能再有一個像他這樣的一個人，也許到那時我們對他的懷念才會少幾分，但我仍舊認為這世界上只有一個張國榮，每到春天，每到四月，當我仰望天上的星星時，還是會想起他曾是那最亮的一顆。